

当情人节的玫瑰、母亲节的康乃馨卷着芳香刚刚迎面而过,父亲节又悄然来临。我们该用什么来诠释父爱?文学故事里的父爱离现实有多远?

父爱,触手可及,又深不可测



欧阳

作为老编辑,我保有工人文化水平不高的旧识,虽然相信已不是刚解放时报纸形容的那样,还在互相鼓励学认字。想不到周末有职业工人很感慨地说,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人生,根本就无解……这个,“忘了你参加工作时那些没受过科班训练的同事吧,现在很多快递员都是学士”喜欢读点哲学书的工人同志说。

先道歉,再说说形而上学这个东西,看来其“害人”的说法有些道理,以我起见,哲学这个玩意儿,要么是学不到什么,要么容易掉进玄幻的巷道,特别是那些试图用尘世生活描述来解决人生困境的文学大师,因为他们不太相信人生可能没有答案。

有哲学家证明人生是荒诞的,如加缪的哲学思考,“人为什么不自杀。”本来要死嘛,所以掂量一下人生值不值得过。荒诞生活就是个无解的问题,个体在有限的维度无法抵达彼岸,理论上可以无限延续的群类会登上彼岸吗?这是一本近乎永远看不懂的羊皮书,依据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杜撰,如果谁可以最后看懂的话,也将和羊皮书一起被随即到来的洪水吞没。

文明的早期没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独立,冥冥之中被自己创造的枷锁(上帝)主宰,不是人生不值得过得,生命的轮回和重复才是未来的期待。君权神授,各安天命,是东方朴素的态度。

在简单生活延缓了人们追求感官享受的另一端,古希腊人的时间和精力全浪费在了复杂的胡思乱想中。试图重写生命程序,足智多谋的西西弗斯,未了徒劳地堕入无用而又无望的工作:推巨石上陡峭的山顶,每每充满希望却又前功尽弃;没有任何希望却一直在重复努力。今天看来,他毫无意义的举动应该停下来,他可以休息,或者远远地逃离。不过彼时神的惩戒扎根入脑,面对诸神的严厉惩戒——没有比无效无望的劳苦更严厉的了,塑造神的人类自不取。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在未知的世界中获得解脱;苦海无边,永无解脱。

人生的答案

人可以死,但人类不死,至少在上帝死之前还没有死,石头还得推。离奇的是,人们在精神与大自然的结合过程中,明确地把这个自我惩戒纳入虚妄的范畴,觉得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也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内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加缪想当然地认为明年地里的花会开,至于不是干旱,那就不是人的事了,是上帝的事。

其实古希腊人可能没这么想,据《柏罗奔尼撒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说:雅典人“他们生到世上来,就是既不让自己休息,也不让别人休息。”所以人生就是不断推石头上山顶而不能得逞的荒诞轮回。

手捧永远看不懂的羊皮书,与文学家赋予短暂生命崇高的意义有所区别,走在逻辑思辨道路上的人曾经相信西西弗斯攀登高峰的过程有或然达到的机会,就像数学盟主希尔伯特,或者爱因斯坦对完备系统的期待,康德、叔本华也做过这样的梦。

扯远了,来看人们对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的不同理解。等待戈多的人不知道戈多是谁,因为戈多一直没来,但总有信息说会来。剧传来消息:戈多明天一定会来。乐观的艺术家觉得生活的趣味就在于等待,而面对人,不是可以获得终极的答案,哲学家可能更愿意相信戈多永远也不会来——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有些抽象了,讲个现实中的故事吧。有记者见到牧羊人,问牧羊人为何?牧民答为了后代娶妻生子,然后呢?然后长大的崽嘛继续牧羊事业,之后再开一遍。记者对牧民的无知感慨万千。因而是,再来进出办公楼挣钱培养后代再继承白领事业的记者和穿羊皮走山路的牧民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人是否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这基本上来说本该是无用的废话,或者是歇斯底里的臆想,可诡异的是“记者”认为那是“价值”完全不同的生人,所以,精神理念和客观物质之类的大问题会有人为之轻生,无足轻重的多吃一口,少襄一袋才值得人们以命相搏。

不知道的未来大概就是命运了,如果知道明天要下雨,带伞好了,你看命运就不改变了嘛。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证明何为命运偏向虎山行的白痴豪情,西西弗斯的推石头运动才是安全的娱乐。

心灵是容易感应的,然而如何才能看真切却是一个问题,诸如生还是死?

好无聊,哲学家还真是不知深浅。既然人生无解,那还是想想明天吃什么吧,比如下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是否还是为了舒适的感官体验。真的如此,下一个春天依旧是寂静的吗?谁知道。

太复杂了,洗洗睡罢。

本报记者 周倩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当情人节的玫瑰、母亲节的康乃馨卷着芳香刚刚迎面而过之后,父亲节以一种低调的姿态悄然来临,我们该用什么花来诠释父爱?或许鲜花还不能表达出父爱的刚强与沉静,那么一株青松、一块礁石能表达出我们对父亲的敬重与深爱吗?

1919年,鲁迅以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散文挑战旧社会的父权,那是对父爱的一次崭新的诠释;2007年,王朔以遗书的方式对女儿表达了一生的愧疚与关爱,那是最无奈的父爱;如今,小头爸爸在文学的世界里向世人展示了最完美的父爱,那是多少父亲、子女梦寐以求的。

父亲这个称呼,代表着什么?承担了什么?当现实中的父爱并不像文学作品里的父爱那么饱满,那么自如时,当我们拥有的父爱并不那么完美时,我们该如何面对?

因为完美,小头爸爸火了

鲁迅先生说:“觉醒的儿女,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

——不求回报,是父亲最基本的心态。

王朔对女儿说:“你是一面清澈的镜子,处处照出我的原形。和别人,我总能在瑕瑜互见中找到容身之地,望着你的眼睛,即便你满脸欢喜,我也感到无所不在的惭愧。”

——成为儿女的榜样,是父亲最大的愿望。

这一切在文学世界里,仿佛轻而易举就实现了,有读者看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后说:“小头爸爸不仅给予大头儿子丰富想象力的满足,还小心保护着孩子的那颗宝贵而易碎的童心。”

小头爸爸火了,因为他给大头儿子的那份完美的父爱正是多少读者所渴求的;丰盛

的物质供给,充沛的精神支持,还有大把大把的耐心和时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喜欢看,并且热衷于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体会,甚至愿意花时间去研究这个童话里的家庭。

而现实中,事业有成的王朔,在自己女儿面前却满怀着一份愧疚。王朔在《致女儿书》中回忆他曾带给女儿的伤害时说:“最后一次离开你们,你妈妈一边哭一边喊你的名字,你不发声,悄悄坐在自己屋里哭,我进你屋你抬头看我一眼,你的个子已是大姑娘了,可那一眼里充满孩子的惊慌。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

的确,父爱的缺失,给幼儿的心灵带来的心痛是不可估量的。糖糖是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口齿伶俐,爱跳舞,会哄人。姥姥抱她出门,她会为姥姥擦去额头的汗水;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她总是最欢实的一个。有一天,姥姥带她出去玩,遇见一个熟悉的小朋友叫她:“糖糖。”她扭头朝那个小朋友吐了一口吐沫。姥姥上去制止她并且解释说:“她心情不好”,又扭头对糖糖说:“快跟小朋友说对不起。”“糖糖不理睬,这时,大家才注意到糖糖一直碎碎念:“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姥姥无奈地说:“我上哪去给你找爸爸?”原来,糖糖爸爸妈妈要离婚了,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小人儿,在场的大家都是一脸的叹息。离婚对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爸爸的糖糖,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未知的人生路?失去糖糖的爸爸,又该如何面对对他逐渐长大成人后的女儿?父亲,在子女的生命里该有怎样的作为才能算称职?

爸爸不陪伴,孩子更易出问题

曾有人把刚“入托”的孩子强行留在幼儿



父爱如山

李法明画

园,自己躲在院墙外悄悄地看着眼泪汪汪的孩子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他)生个孩子吧,折磨他(他)一辈子。”这是一个普通父母的心声,算不上什么伟大,但为了孩子的这份焦虑,却是对父母之爱最深刻的诠释。

恰如王朔所言,当父母的行为不得已伤害到子女,他们宁可剥夺自己哭的权利,那是怎样一种无奈与酸楚?事实上,想要拥有一份完整的父爱,看着孩子出生,陪伴他(她)长大,的确不易。

据报道,在一份关于世界各地孩子的《玩耍报告》中,对25个国家共1.1万人(8000名



不被贪婪所诱惑的人负担最小。

赵春青画

“不劳动,我就老了”

苏墨

两个月前去了趟衢州,正是细雨蒙蒙的江南好时候。山花烂漫,春草青青,从雾霾中来的我们,顿觉日饮衢江三碗水,不辞劳作衢州人。年纪大些的老师更是扬言退休之后,要长住这里,换肺养生,享享清福。

去钱江源那天,并非节假日,除了我们一行,游人不多。沿溪而上,一位阿姨叫住了我:“小姑娘,买点山货吧,我这儿有蜂蜜有菜干。”“我可不是小姑娘,阿姨。”我与她打趣道。“在我眼里,你可不就是小姑娘?我都70多岁了。”

“70多岁了?”我十分惊讶,眼前这位卖货阿姨,头发还是黑的,腰挺背直,手脚利落,怎么看也不过五六十岁。正在我诧异的时候,老阿姨继续说道:“菜都是我自己到山上采的,在自家的院子晾干,背过来的。几十年的手艺了,拿来尝尝吧。”我不懂菜干好不好,但她面前这些菜再加上瓶瓶罐罐的蜂蜜,少说也得三四十斤,她竟然是一路背上来的,我这个年轻人都是办不到的。

成人和3000名儿童)调查后得出结论:许多人以为,孩子爱看电视,而《玩耍报告》调查显示,有73%的孩子更喜欢和父母一起玩而不是看电视,还有38%的孩子表示“我希望爸爸妈妈花更多的时间陪我一起玩”,而45%的父母承认,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父母同时坦言,不知道该如何陪孩子玩耍,爸爸陪伴孩子时,有较强的规则意识,较少逗孩子。缺少爸爸的陪伴,孩子更容易出现娇气、任性、我行我素的问题。

这一现实困难,在文学故事书《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戴眼镜的小头爸爸总是在陪大头儿子一起玩,钓鱼度假、森林体验生活、精心准备特别的生日聚会,一起搞发明、一起做玩具……有网友戏谑:小头爸爸绝对有着高薪的职位,殷实的家境,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陪儿子。这个看似玩笑的回答,刚好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父亲的无奈。

网友张先生看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后说:这个看似普通而平凡的家庭里,它所具有的特质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具备的,这个家庭由强烈的现实性与浓厚的幻想性构成,也正是这一点,现实中的人们似乎都能够着,但伸手去抓的时候却又抓不住,然而它却能让人们持有一种信念——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也将会发生,因为这故事太生活化了。比如在《动物旅店》中体现了作者的幻想性,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去森林露营搭了帐篷,小松鼠、小鹿、小鸟,小熊竟然先后走进了这个帐篷里,还呼呼大睡起来了。如此场景,生活中必不能发生,然而在这里却发生了,它符合了孩子的幻想。小动物们就是如此善良,如此友好,他们宁可不剥夺自己哭的权利,那是怎样一种无奈与酸楚?事实上,想要拥有一份完整的父爱,看着孩子出生,陪伴他(她)长大,的确不易。

文学故事诠释了最温馨的父爱,现实中却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为了工作,父



不被贪婪所诱惑的人负担最小。

赵春青画

“阿姨,您真的70多了?怎么还出来卖货啊?”我问。她笑着告诉我,她有5个孩子,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外省,都有自己的事业,经她带大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女孙也有七八个了,平时都不少补贴她钱,她并不差钱,“可是不劳动,我就老了。”

原来“劳动”才是不老药啊。

老阿姨也起了兴致,和我聊起了她的生意经。她和景区停车场的司机打好了招呼,一有旅游车来就给她微信留言,她就从家里出发卖货。她拿出手机给我看,“你要是没带钱,可以用支付宝给我付款,加我微信,吃得好,我直接给你寄过去。”嘿!人家都是“微商”了。

老阿姨说,身体跟得上,头脑也跟得上,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她从来没停止过劳动。“我享不了清福,能劳动才是我最大的福气。卖卖东西,和你们这些小年轻聊聊天,这一天过得多有意思。”

在我的想法里,最养人的应该是闲看花开,静观水流,更何况她衣食无忧,又生活在这么一个山好水好的地界儿。我常常想,关掉手机,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这么过上一段

知道,这一段生命结束了,另一段生命才刚刚开始。

割倒了艾,抱回家,取出娇好的几枝,插在房檐或者窗檐下,然后闻一闻手心,仍留有清醇的艾香。插在房檐下的艾,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长,直到有一天,干枯的艾被无情的风吹落在地,零落成泥。

艾是端午节的作料。鲁南老家的风俗,母亲煮鸭蛋和粽子时,常常割几棵艾,切成小段,一同放到锅里煮。煮熟的鸭蛋和粽子便有了艾的清淡香味,轻盈地入鼻,令人通体舒畅。

艾,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朴实无华,让人喜爱。

亲可能没有大把时间来陪伴孩子;比如生活的不如意,家庭的变故会不得已波及孩子。

有爸爸,真好

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鲁迅在那个新旧思想斗争的年代对父爱做了这样的定义:“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的确,同伴大的母爱一样,父亲为孩子做多少,都是自愿的,哪怕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也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懊恼。也许,爱的方式不同,但爱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虽然,生活中很难找到完美的小头爸爸,但父亲们还是希望努力去守护孩子。

露露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2岁多的时候就随来京打工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虽然住的是筒子楼,吃的是粗茶淡饭,但她一直是个快乐的孩子。露露爸爸开了一家饮料批发超市,去年毛收入20万元,这个29岁的年轻爸爸告诉记者:“今年9月就回家了,回去也开超市,挣得可能没有现在多,但露露要上小学了,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老家,我们得回去陪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露露一直围在爸爸身边撒娇,那天真的眼神仿佛就在说:“有爸爸,真好。”

有爸爸,真好。父亲能够陪伴在子女身边,对父亲、对子女来说,都是莫大的幸运。可是当事与愿违,当陪伴变成一种奢侈的时候,父亲又该怎样让子女体会到暖暖的爱意?

“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意义何在,希望至少有一点,为你的一生打个好前站。”这是王朔在《致女儿书》中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思考。不知还有多少人和王朔一样,满怀着对子女深深的爱意,又背负着自己内心沉重的愧疚,这份寻常的、深沉的父爱,究竟暖了多少儿女的心?又惹了多少儿女的泪?

小镇的面馆

高丽娜

它是典型的江南小镇模样:平和中有安静,还有些许的活泼和秀丽。临近海滨,像许多个海边小镇一样,带着一份遥远的孤独却又多了份微微的亲昵。它已成为了我的另一个故乡,就是在这里,我又一次提起笔来,写下我所喜欢的字。也是在这里,我成为黄昏的女儿,并在黑夜里寻找到了另一个我——一个更真实更直面自我的人。

小镇以它的海鲜闻名宁波。每年的清明前后,城里人会成群结队来我们小镇的菜场买马鲛鱼吃。

小镇上有家鑫鑫拉面馆是对安徽夫妻开的,最早是在拐向咸祥中学的十字路口,小小的一间,里面简单地摆着几张桌椅,桌子是那种最简单的长条桌,凳子是小小的圆形,下面用看似钢筋的小小腿撑着,好像很结实的样子。时间长了,质量不好的凳子会慢慢地朝着一个方向倒下去,特别是胖一些的男人们,大大咧咧地坐上去后,就看到他们以慢镜头的速度倒下去……

那两年,镇上最高档的小区金花园在建,有许多老百姓叫来这里吃饭。他们一伙人,高声地冲老板喊叫:“来盘牛肉!再加两瓶啤酒!”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身上是来不及及换的沾满了灰尘的衣服,但浑身散发着一股热情;对生活的最质朴的热爱,就在这嘻嘻哈哈的说笑声里。

那时候老板就已经40多了吧,圆脸,头发很短,喜欢斜着脑袋揉面或是拉面。几年过去了,他的脑袋越来越明显地向右斜着,好像人也缩小了一些。有时候人不多的时候,会看到他在隔壁的文具店里,偏着脑袋看报纸,多是本地报纸。那个时候,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老板娘是个极瘦的女人。头发稀疏,常年一根小小的橡皮筋绑着一个很短小的马尾辫。她虽然极瘦,但却不知累,摇晃着极瘦的身子在忙碌。晚饭时节,只有老板娘在忙碌。要打拉面或削面,对不起,没有!

去得多了,就和老板一家都熟了。他们也知道我是老师,喜欢吃面。有时就聊起来了,知道他们共三个孩子;两儿一女,都在读书。老家已盖了三层楼,口气中带着满足和骄傲。老板娘笑起来,脸似乎不那么瘦了,昔日里的小女人态倒是显露了出来;有一股子温

刘敬胜

春天,阳光温暖,年迈的老农闲着也是闲着,挖一团艾的草根,眉开眼笑,随意找一块地方,沟坡、井沿,或者房前屋后的荒野之地,无论是贫瘠,还是肥沃,挖几个浅浅的小窝,亲手种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跳出嫩嫩的艾苗,一堆堆,毛茸茸的,崭新崭,青绿的叶片上还蒙了一层白色的霜,雾里看花的妩媚,煞是喜人。

艾,生长在荒野之地,少有人迹,偶尔有人光顾,是为了菜园里的辣椒、茄子、土豆、黄瓜……没有人会注意艾,艾,不娇不媚无微不

至照料的蔬菜和庄稼,安静地生长。

艾,也不寂寞。有艾的地方,少不了野草和野花。野草葳蕤,围着艾,贴着地面蜿蜒伸长,铺一片碧绿的毯。野花缤纷,绕着艾,俯仰交错,格外养眼。野草和野花在轻风里摇曳着,给艾挠痒痒,对对话,解解闷。

有艾的地方更少不了昆虫。昆虫除了为食物奔波,其余的时间无所事事,它们在艾跟

前往返流连,遇到高兴或者忧伤事,鸣叫几声,呱呱、唧唧、咯咯、吱吱,歌唱、呜咽、呻吟,声音五花八门,高低不平。常年生活在一起,艾能听懂昆虫的意思,鸣声里的喜怒哀乐。艾知道,却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说。

艾,越长越高,米把高时,端午就到了。乡人把多情的目光投向艾,艾的生命也该结束了。乡人拿一把磨得锋利的镰刀,走向艾。艾

艾在民间

源

北京荣宝斋美术馆举办“松石友”画展

本报讯 6月21日,为了纪念一代宗师豆村梁树年先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松石友”画展在北京荣宝斋美术馆举办。

2002年初,在梁老的关怀和支持下,弟子高北峰、程振国等成立了“松石友”画会。“松石友”自成立至今13年间,相继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北京国际艺苑、荣宝斋美术馆、琉璃厂宏宝堂共举办画展10次。2003年,93岁高龄的梁树年先生两次亲临画展现场给予指导。

(源源)